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
第二十九卷 贈芝麻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真偶

詩曰：萬物皆有情，不論妖與鬼。
妙藥可通靈，方信岐黃理。

話說宋乾道年間，江西一個官人赴調臨安郡下，因到西湖上遊玩，獨自一人各處行走。走得路多了，覺得疲倦。道邊有一民家，門前有幾株大樹，樹旁有石塊可坐，那官人遂坐下少息。望去屋內有一雙鬟女子，明艷動人。官人見了，不覺心神飄蕩，注目而視。那女子也回眸流盼，似有寄情之意。官人眷戀不捨，自此時時到彼處少坐。那女子是店家賣酒的，就在裡頭做生意，不避人的。見那官人走來，便含笑相迎，竟以為常。往來既久，情意綢繆。官人將言語挑動他，女子微有羞澀之態，也不惱怒。只是店在路旁，人眼看見，內有父母，要求諧魚水之歡，終不能勾，但只兩心眷眷而已。官人已得注選，歸期有日，掉那女子不下，特到他家告別。恰好其父出外，女子獨自在店，見說要別，拭淚私語道：「自與郎君相見，彼此傾心，欲以身從郎君，父母必然不肯。若私下隨著郎君去了，淫奔之名又羞恥難當。今就此別去，必致夢寐焦勞，相思無已。如何是好？」那官人深感其意，即央他鄰近人將著厚禮求聘為婚，那父母見說是江西外郡，如何得肯？那官人只得快快而去，自到家收拾赴任，再不能與女子相聞音耗了。

隔了五年，又赴京聽調，剛到郡下，尋個旅館歇了行李，即去湖邊尋訪舊游。只見此居已換了別家在內。問著五年前這家，茫然不知。鄰近人也多換過了，沒有認得的。心中悵然不快，回步中途，忽然與那女子相遇。看他年貌比昔年已長大，更加標緻了好些。那官人急忙施禮相揖，女子萬福不迭。口裡道：「郎君隔闊許久，還記得奴否？」那官人道：「為因到舊處尋訪不見，正在煩惱。幸喜在此相遇，不知宅上為何搬過了，今在那裡？」女子道：「奴已嫁過人了，在城中小巷內。吾夫坐庫務，監在獄中，故奴出來求救於人，不匡撞著五年前舊識。郎君肯到我家啜茶否？」那官人欣然道：「正要相訪。」兩個人一頭說，一頭走，先在那官人的下處前經過。官人道：「此即小生館舍，可且進去談一談。」那官人正要營勾著他，了還心願。思量下處盡好就做事，那裡還等得到他家裡去？一邀就邀了進來，關好了門，兩個抱了一抱，就推倒牀上，行其雲雨。那館舍是個獨院，甚是僻靜。館舍中又無別客，止是那江西官人一個住著。女子見了光景，便道：「此處無人知覺，盡可偷住與郎君歡樂，不必到吾家去了。吾家裡有人，反更不便。」官人道：「若就肯住此，更便得緊了。」一留半年，女子有時出外，去去即時就來，再不想著家中事，也不見他想著家裡。那官人相處得濃了，也忘記他是有夫家的一般。

那官人調得有地方了，思量回去，因對女子道：「我而今同你悄悄地家去了，可不是長久之計麼？」女子見說要去，便流下淚來，道：「有句話對郎君說，郎君不要吃驚。」官人道：「是甚麼話？」女子道：「奴自向時別了郎君，終日思念，懨懨成病，期年而亡。今之此身，實非人類。以夙世緣契，幽魂未散，故此特來相從這幾時。歡期有限，真數已盡，要從郎君遠去，這卻不能勾了。恐郎君他日有疑，不敢避嫌，特與郎君說明。但陰氣相侵已深，奴去之後，郎君腹中必當暴下，可快服平胃散，補安精神，即當痊癒。」官人見說，不勝驚駭了許久，又聞得教服平胃散，問道：「我曾讀《夷堅志》，見孫九鼎遇鬼，亦服此藥。吾思此藥皆平平，何故奏效？」女子道：「此藥中有蒼朮，能去邪氣，你只依我言就是了。」說罷涕泣不止，那官人也相對傷感。是夜同寢，極盡歡會之樂。將到天明，揚哭而別。出門數步，倏已不見。果然別後，那官人暴下不止，依言贖平胃散服過才好。那官人每對人說著此事，還淒然淚下。

可見情之所鐘，雖已為鬼，猶然眷戀如此。況別後之病，又能留方服藥醫好，真多情之鬼也！而今說一個妖物，也與人相好了，留著些草藥，不但醫好了病，又弄出許多姻緣事體，成就他一生夫婦，更為奇怪。有《憶秦娥》一詞為證：

堪奇絕，陰陽配合真丹結，真丹結。歡娛雖就，精神亦竭。慙慙贈物機關泄，姻緣盡處傷離別，傷離別。三番草藥，百年歡悅。

這一回書，乃京師老郎傳留，原名為《靈狐三束草》。天地間之物，惟狐最靈，善能變幻，故名狐魅。北方最多，宋時有「無狐魅不成村」之說。又性極姦淫，其涎染著人，無不迷惑，故又名「狐媚」，以比世間淫女。唐時有「狐媚偏能惑主」之檄。然雖是個妖物，其間原有好歹。如任氏以身殉鄭鎰，連貞節之事也是有的。至於成就人功名，度脫人災厄，撮合人夫婦，這樣的事往往有之。莫謂妖類便無好心，只要有緣遇得著。

國朝天順甲申年間，浙江有一個客商姓蔣，專一在湖廣、江西地方做生意。那蔣生年紀二□多歲，生得儀容俊美，眉目動人，同伴裡頭道是他模樣可以選得過駙馬，起他混名叫做蔣駙馬。他自家也以風情自負，看世間女子輕易也不上眼。道是必遇絕色，方可與他一對。雖在江湖上走了幾年，不曾撞見一個中心滿意女子。也曾同著朋友行院人家走動兩番，不過是遣興而已。公道看起來，還則是他失便宜與婦人了。

一日置貨到漢陽馬口地方，下在一個店家，姓馬，叫得馬月溪店。那個馬月溪是本處馬少卿家裡的人，領著主人本錢開著這個歇客商的大店。店中盡有幽房邃閣，可以容置上好客，所以遠方來的斯文人多來投他。店前走去不多幾家門面，就是馬少卿的家裡。馬少卿有一位小姐，小名叫得雲容，取李青蓮「雲想衣裳花想容」之句，果然纖姣非常，世所罕有。他家內樓小窗看得店前人見，那小姐開了，時常登樓看望作耍。一日正在臨窗之際，恰被店裡蔣生看見。蔣生遠望去，極其美麗，生平目所未睹。一步步走近前去細玩，走得近了，看得較真，覺他沒一處生得不妙。蔣生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心裡妄想道：「如此美人，得以相敘一宵，也不枉了我的面龐風流！卻怎生能勾？」只管仰面癡看。那小姐在樓上瞧見有人看他，把半面遮藏，也窺著蔣生是個俊俏後生，恰象不捨得就躲避著一般。蔣生越道是樓上留盼，賣弄出許多飄逸身分出來，要惹他動火。直等那小姐下樓去了，方才走回店中。關著房門，默默暗說：「可惜不曾曉得丹青，若曉得時，描也描他一個出來。」次日問著店家，方曉得是主人之女，還未曾許配人家。蔣生道：「他是個仕宦人家，我是個商賈，又是外鄉，雖是未許下丈夫，料不是我想得著的。若只論起一雙的面龐，卻該做一對才不虧了人。怎生得氤氳大使做一個主便好？」

大凡是不易得動情的人，一動了情，再接納不住的。蔣生自此行著思，坐著想，不放下懷。他原賣的是絲綢綾絹女人生活之類，他央店家一個小的拿了箱籠，引到馬家宅裡去賣。指望撞著小姐，得以飽看一回。果然賣了兩次，馬家家眷們你要買長，我要買短，多討箱籠裡東西自家翻看，覷面講價。那小姐雖不□分出頭露面，也在人叢之中，遮遮掩掩的看物事。有時也眼瞞著蔣生，四目相視。蔣生回到下處，越加禁架不定，長吁短氣，恨不身生雙翅，飛到他閨閣中做一處。晚間的春夢也不知做了多少：

俏冤家驀然來，懷中摟抱。羅帳裡，交著股，要下千遭。裙帶頭滋味□分妙，你貪我又愛，臨住再加饒。嚇！夢兒裡相逢，夢兒裡就去了。

蔣生眠思夢想，日夜不置。真所謂：思之思之，又從而思之；思之不得，鬼神將通之。一日晚間，關了房門，正待獨自去睡，只聽得房門外有行步之聲，輕輕將房門彈響。蔣生幸未熄燈，急忙搥明瞭燈，開門出看，只見一個女子閃將入來。定睛仔細一認，正是馬家小姐。蔣生吃了一驚道：「難道又做起夢來了？」正心一想，卻不是夢。燈兒明亮，儼然與美貌的小姐相對。蔣生疑假疑真，惶惑不定。小姐看見意思，先開一道：「郎君不必疑怪，妾乃馬家雲容也。承郎君久垂顧盼，妾亦關情多時了。今偶乘家間空隙，用計偷出重門，不自嫌其醜陋，願伴郎君客中歲寂。郎君勿以自獻為笑，妾之幸也。」蔣生聽罷，真個如饑得食，如渴得漿，宛然劉、阮入天台，下界凡夫得遇仙子。快樂屈僥倖，難以言喻。忙關好了門，挽手共入鴛帷，急講於飛之樂。雲雨既畢，小姐吩咐道：「妾見郎君韶秀，不能自持，致於自薦枕席。然家嚴剛厲，一知風聲，禍不可測。郎君此後切不可輕至妾家門首，也不可到外邊閑步，被別人看破行徑。只管夜夜虛掩房門相待，人定之後，妾必自來。萬勿輕易漏泄，始可歡好得久長耳。」蔣生道：「遠

鄉孤客，一見芳容，想慕欲死。雖然夢寐相遇，還道仙凡隔遠，豈知荷蒙不棄，垂盼及於鄙陋，得以共枕同衾，極盡人間之樂，小生今日就死也瞑目了。何況金口吩咐，小生敢不記心？小生自此足不出戶，口不輕言，只呆呆守在房中。等到夜間，候小姐光降相聚便了。」天未明，小姐起身，再三計約了夜間，然後別去。

蔣生自想真如遇仙，胸中無限快樂，只不好告訴得人。小姐夜來明去，蔣生守著吩咐，果然輕易不出外一步，惟恐露出形跡，有負小姐之約。蔣生少年，固然精神健旺，竭力縱欲，不以為疲。當得那小姐深自知味，一似能征慣戰的一般，一任顛鸞倒鳳，再不推辭，毫無厭足。蔣生倒時時有怯敗之意，那小姐竟象不要睡的，一夜夜何曾休歇？蔣生心愛得緊，見他如此高興，道是深閨少女，怎知男子之味，又兩情相得，所以毫不避忌。盡著性子喜歡做事，難得這樣真心，一發快活。惟恐奉承不週，把個身子不放在心上，拚著性命做，就一下走了陽，死了也罷了。弄了多時，也覺有些倦怠，面顏看看憔悴起來。正是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裡教君骨髓枯。

且說蔣生同伴的朋友，見蔣生時常日裡閉門昏睡，少見出外。有時略略走得來，呵欠連天，象夜間不曾得睡一般。又不曾見他搭伴夜飲，或者中了宿醒，又不曾見他妓館留連，或者害了色病，不知為何如此。及來牽他去那裡吃酒宿娼，未到晚必定要回店中，並不肯少留在外邊一更二更的。眾人多各疑心道：「這個行徑，必然心下有事的光景，想是背著人做了些甚麼不明的勾當了。我們相約了，晚間候他動靜，是必要捉破他。」當夜天色剛晚，小姐已來。蔣生將他藏好，恐怕同伴疑心，反走出來談笑一會，同吃些酒。直等大家散了，然後關上房門，進來與小姐上牀。上得牀時，那交歡高興，弄得你死我活，哼哼唧唧的聲響，也顧不得旁人聽見。又且無休無歇，外邊同伴竊聽的道：「蔣駙馬不知那裡私弄個婦女在房裡受用。」這等久戰，站得不耐煩，一個個那話兒直豎起來，多是出外久了的人，怎生禁得？各自歸房，有的硬忍住了，有的放了手銃自去睡了。

次日起來，大家道：「我們到蔣附馬房前守他，看甚麼人出來。」走在房外，房門虛掩，推將進去。蔣生自睡在牀上，並不會有人。眾同伴疑道：「那裡去了？」蔣生故意道：「甚麼那裡去了？」同伴道：「昨夜與你弄那話兒的。」蔣生道：「何曾有人？」同伴道：「我們眾人多聽得的，怎麼混賴得？」蔣生道：「你們見鬼了。」同伴道：「我們不見鬼，只怕你著鬼了。」蔣生道：「我如何著鬼？」同伴道：「晚間與人幹那話，聲響外聞，早來不見有人，豈非是鬼？」蔣生曉得他眾人夜來竊聽了，虧得小姐起身得早，去得無跡，不被他們看見，實為萬幸。一時把說話支吾道：「不瞞眾兄，小生少年出外，鰥曠日久，晚來上牀，忍制不過，學作交歡之聲，以解慾火。其實只是自家喉急的光景，不是真有個在裡面交合。說著甚是惶恐，眾兄不必疑心。」同伴道：「我們也多是喉急的人，如果是如此，有甚惶恐？只不要著了甚麼邪妖，便不是要事。」蔣生道：「並無此事，眾兄放心。」同伴似信不信的，也不說了。

只見蔣生漸漸支持不過，一日疲倦似一日，自家也有些覺得了。同伴中有一個姓夏的，名良策，與蔣生最是相愛。見蔣生如此，心裡替他耽憂，特來對他說道：「我與你出外的人，但得平安，便為大幸。今仁兄面黃肌瘦，精神恍惚，語言錯亂。及聽兄晚間房中，每每與人切切私語，此必有作怪蹺蹊的事。仁兄不肯與我每明言，他日定要做出事來，性命干係，非同小可，可惜這般少年，葬送在他鄉外府，我輩何忍？況小弟蒙兄至愛，有甚麼勾當便對小弟說說，斟酌而行也好，何必相瞞？小弟賭個咒，不與人說就是了！」蔣生見夏良策說得痛切，只得與他實說道：「兄意思真懇，小弟實有一件事不敢瞞兄。此間主人馬少卿的小姐，與小弟有些緣分，夜夜自來歡會。兩下少年，未免情慾過度，小弟不能堅忍，以致生出疾病來。然小弟性命還是小事，若此風聲一露，那小姐性命也不可保了。再三叮囑小弟慎口，所以小弟只不敢露。今雖對仁兄說了，仁兄萬勿漏泄，使小弟有負小姐。」夏良策大笑道：「仁兄差矣！馬家是鄉宦人家，重垣峻壁，高門邃宇，豈有女子夜夜出得來？況且旅館之中，眾人雜沓，女子來來去去，雖是深夜，難道不提防人撞見？此必非他家小姐可知了。」蔣生道：「馬家小姐我曾認得的，今分明是他，再有何疑？」夏良策道：「聞得此地慣有狐妖，善能變化惑人，仁兄所遇必是此物。仁兄今當謹慎自愛。」蔣生那裡肯信？夏良策見他迷而不悟，躊躇了一夜，心生一計道：「我直教他識出蹤跡來，方才肯住手。」只因此一計，有分交：深妖怪，難藏丑穢之形；幽室香軀，陡變溫柔之質。用著那神仙洞裡千年草，成就了卿相門中百歲緣。

且說蔣生心神惑亂，那聽好言？夏良策勸他不轉，來對他道：「小弟有一句話，不礙兄事的，兄是必依小弟而行。」蔣生道：「有何事教小弟做？」夏良策道：「小弟有件物事，甚能分別邪正。仁兄等那人今夜來時，把來贈他拿去。若真是馬家小姐，也自無妨；若不是時，須有認得他處，這卻不礙仁兄事的。仁兄當以性命為重，自家留心便了。」蔣生道：「這個卻使得。」夏良策就把一個粗麻布袋裝著一包東西，遞與蔣生，蔣生收在袖中。夏良策再三叮囑道：「切不可忘了！」蔣生不知何意，但自家心裡也有些疑心，便打點依他所言，試一試看，料也無礙。是夜小姐到來，歡會了一夜，將到天明去時，蔣生記得夏良策所囑，便將此袋出來贈他道：「我有些少物事送與小姐拿去，且到閨閣中慢慢自看。」那小姐也不問是甚麼物件，見說送他的，欣然拿了就走，自出店門去了。蔣生睡到日高，披衣起來。只見牀面前多是些碎芝麻粒兒，一路出去，灑到外邊。蔣生恍然大悟道：「夏兄對我說，此囊中物，能別邪正，原來是一袋芝麻。芝麻那裡是辨別得邪正的？他以粗麻布為袋，明是要他撒將出來，就此可以認他來蹤去跡，這個就是教我辨別邪正了。我而今跟著這芝麻蹤跡尋去，好歹有個住處，便見下落。」

蔣生不說與人知，只自心裡明白，逐步暗暗看地上有芝麻處便走。眼見得不到馬家門上，明知不是他家出來的人了。纖纖曲曲，穿林過野，芝麻不斷。一直跟尋到大別山下，見山中有個洞口，芝麻從此進去。蔣生曉得有些詫異，擔著一把汗，望洞口走進。果見一個牝狐，身邊放著一個芝麻布袋兒，放倒頭在那裡酣睡。

幾轉雌雄坎與離，皮囊改換使人迷。

此時正作陽台夢，還是為雲為雨時。

蔣生一見大驚，不覺喊道：「來魅吾的，是這個妖物呵！」那狐性極靈，雖然睡臥，甚是警醒。一聞人聲，候把身子變過，仍然是個人形。蔣生道：「吾已識破，變來何干？」那狐走向前來，執著蔣生手道：「郎君勿怪！我為你看破了行藏，也是緣分盡了。」蔣生見他仍復舊形，心裡老大不捨。那狐道：「好教郎君得知，我在此山中修道，將有千年。專一與人配合雌雄，煉成內丹。向見郎君韶麗，正思借取元陽，無門可入。卻得郎君鍾情馬家女子，思慕真切，故爾效倣其形，特來配合。一來助君之歡，二來成我之事。今形跡已露，不可再來相陪，從此永別了。但往來已久，與君不能無情。君身為我得病，我當為君治療。那馬家女子，君既心愛，我又假托其貌，邀君恩寵多時，我也不能恕然。當為君謀取，使為君妻，以了心願，是我所以報君也。」說罷，就在洞中手搦一般希奇的草來，束做三束，對蔣生道：「將這頭一束，煎水自洗，當使你精完氣足，壯健如故。這第二束，將去悄悄地撒在馬家門口暗處，馬家女子即時害起癩病來。然後將這第三束去煎水與他洗濯，這癩病自好，女子也歸你了。新人相好時節，莫忘我做媒的舊情也。」遂把三束草一一交付蔣生，蔣生收好。那狐又吩咐道：「慎之！慎之！莫對人言，我亦從此逝矣。」言畢，依然化為狐形，跳躍而去，不知所往。

蔣生又驚又喜，謹藏了三束草，走歸店中來，叫店家燒了一鍋水，悄悄地放下一束草，煎成藥湯。是夜將來自洗一番，果然神氣開爽，精力陡健，沉睡一宵。次日，將鏡一照，那些萎黃之色，一毫也無了。方知仙草靈驗，謹其言，不向人說。夏良策來問昨日蹤跡，蔣生推道：「靈至水邊已住，不可根究，想來是個怪物，我而今看破，不與他往來便了。」夏良策見他容顏復舊，便道：「兄心一正，病色便退，可見是個妖魅。今不被他迷了，便是好了，連我們也得放心。」蔣生口裡稱謝，卻不把真心說出來。只是一依狐精之言，密去乾著自己的事。將著第二束草守到黃昏人靜後，走去馬少卿門前，向戶檻底下牆角暗處，各各撒放停當。日回店中，等待消息。不多兩日，紛紛傳說馬家雲容小姐生起癩瘡來。初起時不過二三處，雖然嫌憎，還不□分在心上。漸漸渾身癩發，但見：

腥臊遍體，臭味難當。玉樹亭亭，改做魚鱗皴皴；花枝裊裊，變為蠹蝕累堆。癢動處不住爬搔，滿指甲霜飛雪落；痛來時豈勝啾唧，鎮朝昏抹淚揉眵。誰家女子恁般撐？聞道先儒以為癩。

馬家小姐忽患癩瘡，皮癢膿腥，痛不可忍。一個黧色女子弄成人間厭物，父母無計可施，小姐求死不得。請個外科先生來醫，說得甚不值事，敷上藥去就好。依言敷治，過了一會，渾身針刺卻象剝他皮下來一般疼痛，頃刻也熬不得，只得仍舊洗掉了。又有內科醫家前來處方，說是內裡服藥，調得血脈停當，風氣開散，自然痊可。只是外用敷藥，這叫得治標，決不能除根的。聽了他把煎藥日服兩三劑，落得把脾胃燙壞了，全無功效。外科又爭說是他專門，必竟要用擦洗之藥。內科又說是肺經受風，必竟要吃消風散毒之劑。落得做病人不著，挨著疼痛，熬著苦水，今日換方，明日改藥。醫生相罵了幾番，你說我無功，我說你沒用，總歸沒帳。馬少卿大張告示在外：「有人能醫得痊癒者，贈銀百兩。」這些醫生看了告示，只好咽唾。真是孝順郎中，也算做竭盡平生之力，查盡秘藏之書，再不曾見有些小效處。小姐已是□死九生，只多得一口氣了。

馬少卿束手無策，對夫人道：「女兒害著不治之症，已成廢人。今出了重賞，再無人能醫得好。莫若舍了此女，待有善醫此症者，即將女兒與他為妻，倒賠壯奩，招贅入室。我女兒頗有美名，或者有人慕此，獻出奇方來救他，也未可知。就未必門當戶對，譬如女兒害病死了。就是不死，這樣一個癩人，也難嫁著人家。還是如此，庶幾有望。」遂大書於門道：「小女雲容染患癩疾，一應人等能以奇方奏效者，不論高下門戶，遠近地方，即以此女嫁之，贅人為婿。立此為照！」

蔣生在店中，已知小姐病癩出榜招醫之事，心下暗暗稱快。然未見他說到婚姻上邊，不敢輕易兜攬。只恐遠地客商，他日便醫好了，只有金帛酬謝，未必肯把女兒與他。故此藏著機關，靜看他家事體。果然病不得痊，換過榜文，有醫好招贅之說。蔣生撫掌道：「這番老婆到手了！」即去揭了門前榜文，自稱能醫。門公見說，不敢遲滯，立時奔進通報。馬少卿出來相見，見了蔣生一表非俗，先自喜歡。問道：「有何妙方，可以醫治？」蔣生道：「小生原不業醫，曾遇異人傳有仙草，專治癩疾，手到可以病除。但小生不慕金帛，惟求不爽榜上之言，小生自當效力。」馬少卿道：「下官止此愛女，德容俱備。不幸忽犯此疾，已成廢人。若得君子施展妙手，起死回生，榜上之言，豈可自食？自當以小女余生奉侍箕帚。」蔣生道：「小生原藉浙江，遠隔異地，又是經商之人，不習儒業，只恐有玷門風。今日小姐病顏消滅，所以捨得輕許。他日醫好復舊，萬一悔卻前言，小生所望，豈不付之東流？先須說得明白。」馬少卿道：「江浙名邦，原非異地。經商亦是善業，不是賊流。看足下器體，亦非以下之人。何況有言在先，遠近高下，皆所不論。只要醫得好，下官忝在縉紳，豈為一病女就做爽信之事？足下但請用藥，萬勿他疑！」蔣生見說得的確，就把那一束草叫煎起湯來，與小姐洗澡。小姐聞得藥草之香，已自心中爽快。到得傾下浴盆，通身操洗，可煞作怪，但是湯到之處，疼的不疼，癢的不癢，透骨清涼，不可名狀。小姐把膿汗抹盡，出了浴盆，身子輕鬆了一半。眠在牀中一夜，但覺瘡痂漸落，粗皮層層脫下來。過了三日，完全好了。再復清湯浴過一番，身體瑩然如玉，比前日更加嫩相。

馬少卿大喜，去問蔣生下處，原來就住在本家店中。即著人請得蔣生過家中來，打掃書房與他安下，只要揀個好日，就將小姐贅他。蔣生不勝之喜，已在店中把行李搬將過來，住在書房，等候佳期。馬家小姐心中感激蔣生救好他病，見說就要嫁他，雖然情願，未知生得人物如何，叫梅香探聽。原來即是曾到家裡賣過綾絹的客人，多曾認得他面龐標緻的。心裡就放得下。吉日已到，馬少卿不負前言，主張成婚。兩下少年，多是美麗人物，你貪我愛，自不必說。但蔣生未成婚之先，先有狐女假扮，相處過多時，偏是他熟認得的了。

一日，馬小姐說道：「你是別處人，甚氣力到得我家裡？天教我生出這個病來，成就這段姻緣。那個仙方，是我與你的媒人，誰傳與你的，不可忘了。」蔣生笑道：「是有一個媒人，而今也沒謝他處了。」小姐道：「你且說是那個？今在何處？」蔣生不好說是狐精，捏個謊道：「只為小生曾瞥見小姐芳容，眠思夢想，寢食俱廢。心意志誠了，感動一位仙女，假托小姐容貌，來與小生往來了多時。後被小生識破，他方才說，果然不是真小姐，小姐應該目下有災，就把一束草教小生來救小姐，說當有姻緣之分。今果應其言，可不是個媒人？」小姐道：「怪道你見我象舊識一般，原來曾有人假過我的名來。而今在那裡去了？」蔣生道：「他是仙家，一被識破，就不再來了。知他在那裡？」小姐道：「幾乎被他壞了我名聲，卻也虧他救我一命，成就我兩人姻緣，還算做個恩人了。」蔣生道：「他是個仙女，恩與怨總不掛在心上。只是我和你合該做夫妻，遇得此等仙緣，稱心滿意。但愧小生不才，有屈了小姐耳。」小姐道：「夫妻之間，不要如此說。況我是垂死之人，你起死回生的大恩，正該終身奉侍君子，妾無所恨矣！」自此如魚似水，蔣生也不思量回鄉，就住在馬家終身，夫妻諧老，這是後話。

那蔣生一班兒同伴，見說他贅在馬少卿家了，多各不知其由。惟有夏良策見蔣生說著馬小姐的話，後來道是妖魅的假托，而今見真個做了女婿，也不明白他備細。多來與蔣生慶喜，夏良策私下細問根由。蔣生瞞起用草生癩一段話，只說：「前日假托馬小姐的，是大別山狐精。後被夏兄精布芝麻之計，追尋蹤跡，認出真形。他贈此藥草，教小弟去醫好馬小姐，就有姻緣之分。小弟今日之事，皆狐精之力也。」眾人見說，多稱奇道：「一向稱兄為蔣駙馬，今仁兄在馬口地方作客，住在馬月溪店，竟為馬少卿家之婿，不脫一個「馬」字，可知也是天意，生出這狐精來，成就此一段姻緣。駙馬之稱，便是前識了。」人家相傳以為佳話。有等癡心的，就恨怎生我偏不撞著狐精，得有此奇遇，妄想得一個不耐煩。有詩為證：

人生自是有姻緣，得遇靈狐亦偶然。

妄意洞中三束草，豈知月下赤繩牽？

野史氏曰：生始窺女而極慕思，女不知也。狐實陰見，故假女來。生以色自惑，而狐惑之也。思慮不起，天君泰然，即狐何為？然以禍始而以福終，亦生厚幸。雖然，狐媒猶狐媚也，終死色刀矣！